駢體文鈔

淳于髡諷齊威王

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旁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悅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髡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旁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

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帣韝鞠䠞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與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莫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爲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嘗在側

宋玉對楚王問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

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鯤鳳凰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足亂浮雲翺翔乎杳冥之上夫蕃籬之鷃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鯤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鬐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鯤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

東方曼倩答客難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

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著於竹帛唇腐齒落服膺而不可釋好學樂道之効明白甚矣自以爲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備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擒以兵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故說得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倉廪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德流天下震慴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爲帶安於覆盂天下均平合爲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與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

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
節効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
輻輳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
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傳曰
天下無害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
立功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曰鼓
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皐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
榮太公體仁行義七十有二乃設用于文武德信厥說封
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修學敏行而不
敢怠也譬若鵝鶴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
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
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
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水至清則無

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塊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予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者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筳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由是觀之譬由鼱鼩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東方曼倩非有先生論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稱往古以厲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生之功與於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於茲矣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爲先生不取也蓋懷能而不見臣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有悖於目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說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爲其然也中人已上可以語上也

先生試言寡人將聽焉先生對曰昔者關龍逢深諫於桀
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王澤不
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爲君之
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爲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
禮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爲天下笑故曰
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遂及蜚
廉惡來革等二人皆詐僞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琱琢
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爲度遂往不
戒身沒被戮宗廟崩阤國家爲虛放戮賢聖親近讒夫詩
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
微辭愉愉呴呴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則志士仁人不忍爲
也將儼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
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

之士莫肯進也遂居家山之間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以咏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於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損薦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陽狂此二人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清燕之閒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祖義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

地定封爵為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於今稱之以
過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
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
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緜緜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
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材布德惠施仁義賞
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
庖廚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予貧民無產業者
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卹孤獨薄賦歛省刑辟行此三年
海內晏然天下大治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
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鳳凰
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鄉風
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
見而君人者莫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故詩云王國克生

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揚子雲解嘲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嘲雄以玄之尚白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疏獨說數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揚子笑而應之曰

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網解結羣鹿爭逸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四分五剖幷爲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是故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爲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陶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徽以糾墨制以鑕鈇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爲皋陶戴縰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入靑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爲卿相夕失勢則爲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鴈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五羖入而秦喜樂毅出而

燕攫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傅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帚彗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窒隙蹈瑕而無所詘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宛舌而固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鄉使上世之士處乎今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拏者亡

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
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漠守德之宅世異事變
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乃以鴟梟而笑鳳凰
執蝘蜓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徒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
子病甚不遭俞跗扁鵲也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
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摺
髂免於徽索翕肩蹈背扶服入橐激卬萬乘之主介涇陽
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顉頤折頞涕唾
流沫西揖彊秦之相搤其咽而炕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
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
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
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
君臣之儀得也甫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

律宜也故有造蕭何之律於唐虞之世則誖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坻隤雖其人之贍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故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若夫藺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跡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貲於卓氏東方朔割名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揚子雲解難

客難揚子曰凡著書者爲衆人之所好也美味期乎合口工聲調於比耳今吾子廼抗辭幽說閎意眇指獨馳騁於有亡之際而陶冶大鑪旁薄羣生歷覽者茲年矣而殊不

竊宜費精神於此而煩學者於彼譬畫者畫於無形弦者
放於無聲殆不可乎揚子曰俞若夫閎言崇議幽微之塗
蓋難與覽者同也昔人有觀象於天視度於地察法於人
者天麗且彌地普而深昔人之辭迺玉迺金彼豈好為艱
難哉勢不得已也獨不見夫翠虯絳螭之將登虖天必聳
身於蒼梧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撠
膠葛騰九閎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耀八紘泰
山之高不嶕嶢則不能浡滃雲而散歊烝是以宓犧氏之
作易也緜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
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藏定萬物之基典謨之篇雅頌之
聲不温純深潤則不足以揚鴻烈而章緝熙蓋胥靡為宰
寂寞為尸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語叫叫大道低回是以
聲之眇者不可同於衆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於世俗

之目辭之行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今夫絃者高張急徽追趨逐耆則坐者不期而附矣試爲之施咸池揄六莖發簫韶詠九成則莫有和也是故鍾期死伯牙絕弦破琴而不肯與衆鼓獿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斵師曠之調鐘竢知音者之在後也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此非其操與

班孟堅賓戲

永平中爲郎典校秘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爲業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揚雄自喻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特彰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

煖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之餘事耳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紱冕之服浮英華湛道德矕龍虎之文舊矣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鱗振拔洿塗跨騰風雲使見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震徒樂枕經藉書紆體衡門上無所帶下無所根獨攄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潛神默記緪以年歲然而器不賈於當已用不効於一世雖馳辯如波濤摛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也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謚不亦優乎主人逌爾而笑曰若賓之言所謂見勢利之華闇道德之實守窔奧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侯伯方軌戰國橫騖於是七雄虓闞分裂諸夏龍戰虎爭游說之徒風颶電激並起而救之其餘猋飛景附霅煜其間者蓋不可勝載當此之時搦朽

摩鈍鈆刀皆能一斷是故嚮遊飛一矢而蹶千金虞卿以顧眄而捐相印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掘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因勢合變遇時之容移風易俗乖迕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亡命漂說羇旅騁辭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據徼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朝爲榮華夕爲顦顇福不盈眥禍溢於世凶人且以自悔況吉士而是賴乎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僞立韓設辯以激君呂行詐以賈國說難既遒其身乃囚秦貨既貴厥宗亦墜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爲迂闊哉道不可以貳也方今大漢酒埽羣穢夷險芟荒廓帝紘恢皇綱基隆於羲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

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源其流沐浴玄德禀仰太龢枝附葉著猶草木之植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耀所聞而疑所覿欲從堥敦而度高乎泰山懷氿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黙而已乎主人曰何爲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神聖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齊甯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垠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也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籍辯章舊聞楊雄譚思法言太玄皆及時君之門闈究先聖之壼奧婆娑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囿以全其質

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亞歟若乃伯夷
抗行於首陽柳惠降志而辱仕顏耽樂於簞瓢孔終篇於
西狩聲盈塞於天淵眞吾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一陰一
陽天地之方乃文乃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哲之常故
曰愼修所志守爾天符委命供已味道之腴神之聽之神
其舍諸賓又不聞和氏之璧韞於荆石隨侯之珠藏於蚌
蛤乎歷世莫眂不知其將含景曜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光
也應龍潛於潢汙魚黿媟之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
忽荒而躍昊蒼也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
而後貴者和隋之珍也時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眞也若乃
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分逢蒙絕技於弧矢般
輸榷巧於斧斤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和鵲
發精於鍼石研桑心計於無垠走亦不任廁技於彼列故

密爾自娛於斯文

張平子應閒

有間余者曰蓋聞前哲首務務於下學上達佐國理民有云爲也朝有所聞則夕行之立功立事式昭德音是故伊尹思使君爲堯舜而民處唐虞彼豈虛言而已哉必旌厥素爾咎單巫咸寔守王家申伯樊仲實幹周邦服袞而朝介圭作瑞厥跡不朽垂烈後昆不亦丕歟且學非要利而富貴萃之貴以行令富以施惠惠施令行故易稱以大業質以文美實由華興器賴彫飾爲好人以輿服爲榮吾子性德體道篤信安仁約己博藝無堅不鑽以思世路斯何遠矣曩滯日官今又原之雖老氏曲全進道若退然行亦以需必也學非所用術有所仰故臨川將濟而舟楫不存焉徒經思天衢內昭獨智固合理民之式也故嘗見謗于

鄙儒深厲淺揭隨時爲義曾何貪於支離而習其孤技耶參輪可使自轉木雕猶能獨飛已垂翅而還故棲盍亦調其機而銛諸昔有文王自求多福人生在勤不索何獲曷若卑體屈己美言㠯相尅鳴於喬木乃金聲而玉振之用後勳雩前各婞佷不柔㠯意誰斬也應之曰是何觀同而見異也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祿之不夥而耻智之不博是故藝可學而行可力也天爵高懸得之在命或不速而自懷或羨旃而不臻求之無益故智者偭而不思貼身㠯徼幸固貪夫之所爲未得而豫喪也枉尺直尋議者譏之盈欲虧志孰云非羞於心有猜則簋飧饌餔猶不屑餐旌瞀㠯之意之無疑則兼金盈百而不嫌辭孟軻㠯之士或解裋褐而襲黼黻或委臿築而據文軒者度德拜爵量績受祿也輸力致庸受必有階渾元初

基靈軌末紀吉凶紛錯人用朣朦黃帝爲斯深慘有風后者是焉亮之察三辰於上跡禍福乎下經緯歷數然後天步有常則風后之爲也當少昊清陽之末實爲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重黎又相顓頊而申理之日月即次則重黎之爲也人各有能因蓺受任鳥師別名四叔三正官無二業事不並濟晝長則宵短日南則景北天且不堪兼況以人該之夫玄龍迎夏則陵雲而奮鱗樂時也涉冬則淈泥而潛蟠避害也公旦道行故制典禮以尹天下懼教誨之不從有人之不理仲尼不遇故論六經以俟來辟耻一物之不知有事之無範所考不齊如何可一夫戰國交爭戎車競驅君若綴旒人無所麗燭武縣絕而秦伯退師曾遒係箭而聊城弛柝從衡則合橫來則離安危無常要在說夫咸以得人爲梟失士爲尤故樊噲披帷入見高祖高祖

跪洗以對酈生當此之會乃龍鳴而鼉應也故能同心戮力勠恤人隱奄受區夏遂定帝位皆謀臣之由也故一介之策各有攸建子房謀之爛然有第夫女魃北而應龍翔洪鼎聲而軍容息溽暑至而鶉火棲寒冰沍而黿鼉蟄今也皇澤宣洽海外混同萬方億醜并質其劑若修成之不暇何何功之可立立事有三言爲下列下列且不可庶矣奚冀其二哉于玆搢紳如雲儒士成林及津者風攄失塗者幽僻遭遇難要趣偶爲幸世易俗異事勢外殊不能通其變而一度以揆之斯契船而求劍守株而伺兎也嘗愧進願必無仁以繼之有道者所不履也越王句踐事此故厥緒不求捷徑邪至我不忍以投步干進苟容我不忍以斂肩雖有犀舟勁檝猶人涉卬否有須者也姑亦奉順敦篤守以忠信得之不休不獲不吝不見是而不悟居下位

而不憂允上德之常服焉方將師天老而友地典與之乎
高睨而大談孔甲且不足慕焉稱殷彭及周聃與世殊技
固孤是求子憂朱泙曼之無所用吾恨輪扁之無所教也
子觀木雕獨飛愍我垂翅故棲吾感䆬龍附鴟悲爾先笑
而後號也斐豹以斃督燔書禮至以掖國作銘弦高以牛
餼退敵墨翟以縈帶全城貫高以端辭顯義蘇武以秃節
效貞蒲且以飛矰逞巧詹何以沈鉤致精奕秋以棊局取
譽王豹以淸謳流聲僕進不能參名於二立退又不能羣
彼數子愍三墳之旣頹惜八索之不理庶前訓之可鑽聊
朝隱乎柱史且韞櫝以待價踵顏氏以行止曾不慊夫晉
楚敢告誠於知已

崔亭伯達旨

駰年十三能通詩易春秋博學有偉才盡通古今訓詁百

家之言善屬文少游太學與班固傅毅同時齊名常以典籍爲業未遑仕進之事時人或譏其太玄靜將以後名失實駰擬楊雄解嘲作達旨以答焉其辭曰或說已曰易稱備物致用可觀而有所合故能扶陽以出順陰而入春發其華秋收其實有始有極爰登其質今子韞櫝六經服膺道術歷世而游高談有日俯鉤深於重淵仰探遠乎九乾窮至賾於幽微測潛隱之無源然下不步卿相之廷上不登王公之門進不黨以讚已退不黷於庸人獨師友道德合符曩眞抱景特立與士不群蓋高樹靡陰獨木不林隨時之宜道貴從凡于時太上運天德以君世憲王僚而布官臨雍泮以恢儒疏軒冕以崇賢率敦德以厲忠孝揚茂化以砥仁義選利器於良材求鏌鎁於明智不以此時攀台階闚紫闥據高軒望朱闕夫欲千里而咫尺未發蒙竊

蕊焉故爽人乘斯時也猶逸禽之赴深林蝱蚋之趣大沛胡爲嘿嘿而久沈滯也答曰有是言乎子苟欲勉我以世路不知其跌而失吾之度也古者陰陽始分天地初制皇綱云緒帝紀乃設傳序歷數三代興滅昔大庭尙矣赫胥罔識淳樸散離人物錯乖高辛攸降厥趣各塗道無常稽與時張弛失仁爲非得義爲是君子道變各審所履故士或掩目而淵潛或盥耳而山棲或草耕而僅飽或木茹而長饑或重聘而不來或屢黜而不去或冒詢以干進或望色而斯舉或以役夫發夢於王公或以漁父見兆於元龜若夫紛繷塞路凶虐播流人有昏墊之戹主有疇咨之憂條垂藟蔓上下相求於是乎賢人授手援世之災跋涉赴俗急斯時也靑堯含慼而皋陶謨高祖歎而子房慮禍不散而曹絳奮結不解而陳平權及其策合道從克亂弭衡

乃將鏤玄珪冊顯功銘昆吾之冶勒景襄之鍾當其有事則褰裳濡足冠挂不顧人溺不拯則非仁也當其無事則蹈繩蹩躠規矩其步德讓不修則非忠也是以險則救俗平則守禮舉以公心不私其體今聖上之育斯人也樸以皇質雕以唐文六合怡怡比屋爲仁壹天下之衆異齊品類之萬殊參差同量坏冶一陶羣生得理庶績其凝家家有以樂和人人有以自優威械藏而俎豆布六典陳而九刑厝濟茲兆庶出於平易之路雖有力牧之略尙父之厲伊臯不能獲其范蔡夫廣廈成而茂木暢遠求存而良馬縶險郤終而水宿藏場功畢而大火入方斯之際處士山積學者川流衣裳被宇冠蓋雲浮譬猶衡陽之林岱陰之麓伐尋抱不爲之稀蓺拱把不爲之數悠悠罔極亦各有得彼採其華我收其實舍之則藏已所學也故進動以道

則不辭執珪而秉柱國復靜吕理則甘糟糠而安藜藿夫君子非不欲仕也恥夸毗吕求舉非不欲室也惡登牆而摟處叫呼衒鬻縣旌自表非隨和之寶也暴智燿世因吕干祿非仲尼之道也游不倫黨苟吕徇巳汗血競時利合而友子笑我之沈滯吾亦病子屑屑而不已也先人有則而我弗虧行有枉徑而我非隨臧否在乎唯世所議固將因天質之自然誦上哲之高訓詠太平之清風行天下之至順懼吾躬之穢德勤百畝之不耘縶余馬吕安行俟性命之所存昔孔子起威於谷口晏嬰發勇於崔杼曹劌舉節於柯盟卞嚴克捷於彊禦范蠡錯埶於會稽伍員樹功於栢舉魯連辯言吕退燕包胥單辭而存楚唐且華顛吕悟秦甘羅童牙而報趙原衰見廉於壺飧宣孟收德於束脯吳札結信於丘木展季効貞於門女顏回明仁於度轂

程嬰顯義於趙武僕誠不能編德於數者竊慕古人之所

序

蔡伯喈釋誨

有務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蓋聞聖人之大寶曰位故曰仁守位以財聚人然則有位斯貴有財斯富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故伊摯有負鼎之衒仲尼設執鞭之言甯子有清商之歌百里有豢牛之事夫如是則聖哲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稟醇和之靈覃思典籍韞櫝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沈精重淵抗志高冥包括無外綜析無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拔萃出羣揚芳飛文登天庭序彝倫埽六合之穢慝清宇宙之埃塵連光芒於白日屬炎氣於景雲時逝歲暮默而無聞小子惑焉是以有云方今聖上寬明輔弼賢知崇英逸偉不墜於地德宏者建宰

相而裂土才羨者荷榮祿而蒙賜盍亦回塗要至俛仰取
容輯當世之利定不拔之功榮家宗於此時遺不滅之令
蹤夫獨未之思邪何爲守彼而不通此胡老傲然而笑曰
若公子所謂覩曖昧之利而忘昭晢之害專必成之功而
忽蹉跌之敗者已公子謖爾斂袂而興曰胡爲其然也胡
老曰居吾將釋汝昔自太極君臣始基有羲皇之洪寧唐
虞之至時三代之隆亦有衡熙五伯扶微勤而撫之于斯
吕降天綱縱人紘弛王塗壞太極陁君臣土崩上下瓦解
於是智者騁詐辯者馳說武夫奮畧戰士講銳電駭風馳
霧散雲披變詐乖詭吕合時宜或畫一策而綰萬金或談
崇朝而錫瑞珪連衡者六印磊落合從者駢組流離隆貴
翕習積富無崖據巧蹈機吕忘其危夫華離蔕而萎條去
幹而枯女冶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毀其滿神疾其邪利

端始萌害漸亦牙速速方穀天天是加欲豐其屋乃蔀其家是故天地否閉聖哲潛形石門守晨沮溺偶耕顏歜抱璞蘧瑗保生齊人歸樂孔子斯征維渠驂乘逝而遺輕夫豈傲主而背國乎道不可以傾也且我聞之日南至則黃鍾應融風動而魚上氷蕤賓統則微陰萌蒹葭蒼而白露凝寒暑相推陰陽代興運極則化理亂相承今大漢紹陶唐之洪烈盪四海之殘災隆隱天之高拆絙地之基皇道惟融帝猷顯丕泯泯庶類含甘吮滋檢六合之羣品濟之乎雍熙羣僚恭已於職司聖主垂拱乎兩楹君臣穆穆守之以平濟濟多士端委縉綖鴻漸盈階振鷺充庭譬猶鍾山之玉泗濱之石累珪璧不為之盈採浮磬不為之索曩者洪源辟而四隩集武功定而干戈戢獫狁攘而吉甫宴城濮捷而晉凱入故當其有事也則蓑笠並載擐甲揚鋒

不給於務當其無事也則舒紳緩佩鳴玉以步綽有餘裕夫世臣門子暬御之族天隆其祐主豐其祿抱痼從容爵位自從攝須理歸餘官委貴其進取也順傾轉圓不足以喻其便逡巡放縱不足以況其易夫有逸群之才人人有優贍之智童子不問疑於老成瞻睇不稽謀於先生心恬濟於守高意無爲於持盈桀乎煌煌莫非華榮明哲泊焉不失所寧狂淫振蕩乃亂其情貪夫狥財夸者死權瞻仰此事體躁心煩闇謙盈之効迷損益之數騁騖馳於修路慕騏驥而增驅卑俯乎外戚之門乞助乎近貴之譽榮顯未副從而顛踣下獲熏胥之辜高受滅家之誅前車已覆襲軌而騖曾不鑒禍以知畏懼吁悱悼哉害其若是天高地厚跼而蹐之怨豈在明患生不思戰戰兢兢必慎厥尤且用之則行聖訓也舍之則藏至順也九河盈溢非一由

所防帶甲百萬非一勇所抗今子貢匹夫以清宇宙庸可以水旱而累堯湯乎爟煙爻之毀潛何光芒之敢揚哉且夫地將震而樞星直井無景則日陰食元首寬則朢舒朓侯王肅則月側匿是以君子推微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踐露知暑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消息盈沖取諸天紀利用遭泰可與處否樂天知命持神任己鞏車方奔乎險路安能與之齊軌思危難而自豫故在賤而不耻方將騁馳乎典籍之崇塗休息乎仁義之淵藪槃旋乎周孔之庭宇揖儒墨而與爲友舒之足以光四表收之則莫能知其所有若乃丁千載之運應神靈之符闔閶闔乘天衢擁華蓋而奉皇樞納玄策於聖德宣太平於中區計合謀從己之圖也勳績不立子之辜也龜鳳山翳霧露不除踊躍草萊衹見其愚不我知者將謂之迂修業思眞棄此焉如靜以

侯命不斁不渝百歲之後歸乎其居幸其獲稱天所誘也罕漫而已非己咎也昔伯翳綜聲於鳥語葛盧辯音於鳴牛董父受氏於豢龍奚仲供德於衡輈倕氏興政於巧工造父登御於驊騮非子享土於善圉狼瞫取右於禽囚弓父畢精於筋角佽飛明勇於赴流壽王創基於格五東方要幸於談優上官効力於䟫蓋宏羊據相於運籌僕不能參跡於若人故抱璞而優游於是公子仰首降階忸怩而避胡老乃揚衡含笑援琴而歌歌曰練余心兮浸太清滌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寧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無由生踔宇宙而遺俗兮眇翩翩而獨征

束廣微玄居釋

束晳閒居門人並侍方下帷深譚隱機而咍含毫散藻考撰同異在側者進而問之曰蓋聞道尚變通達者無窮世

亂則救其紛時泰則扶其隆振天維以贊百務熙帝載而鼓皇風生則率土樂其存死則宇內哀其終是以君子屈己伸道不恥于時上國有不索何獲之言周易著躍以求進之辭莘老負金鉉以陳烹割之說齊客當康衢而咏白水之詩今先生耽道修藝嶷然山峙潛朗通徹洽覽深識夜兼忘寐之勤甞騁鑽玄之思曠年累稔不墮其志鱗翼成而愈伏術業優而不試乃欲闔匵辭價泥蟠深處永戢琳琅之耀匿蒼窮魚之潛當唐年而慕長沮邦有道而反甯武識彼迷此愚竊不取若乃士以援登進必待求附勢之黨横擢則林藪之彥不抽丹墀步秋蓊之童東野遺白顚之叟盍亦因子都而事博陸憑鷁首以涉洪流蹈翠雲以駭逸龍振光耀以驚沉鮐徙屈蟠於坳井騁天路而不游學既積而身困夫何爲乎秘丘且歲不我與時若奔駟

有求無反難得易失先生不知盱豫之譏悔遲而忘夫朋
盍之義務疾亦豈能登海澗而抑東流之水臨虞泉而招
西歸之日徒以曲畏為諧儒學自極困大道于環堵苦形
骸于蓬室豈若託身權戚憑勢假力擇棲芳林飛不待翼
夕宿七娥之房朝享五鼎之食匡三正則大階平贊五教
而玉繩直孰若茹藿飡蔬終身自匿哉東子曰居吾將導
爾以君子之道諭爾以出處之事爾其明受余訊謹聽余
志昔元一既啓兩儀肇立離光夜隱望舒晝戢羽族翔林
蠉蛸赴濕物從性之所安士樂志之所執或背豐榮以巖
栖或排蘭闥而求入在野者龍逸在朝者鳳集雖其軌迹
不同而道無貴賤必安其業交不相羨稷契奮庸以宣道
巢緜洗耳以避禪同垂不朽之稱俱入賢者之流參名比
譽誰劣誰優何必貪與二人為羣而恥為七人之疇乎且

道睽而通志不同趣吾竊綴處者之末行未敢聞子之高喻將忽蒲輪而不聘夫何權戚之云附哉昔周漢中衰時雖自託覊兆既開患端亦作朝遊巍峩之宮夕墜崢嶸之壑晝笑夜歎晨華暮落忠不足以衛己禍不可以預度是士諱登朝而競赴林薄或毀名自汙或不食其祿比從政於匪笱之誣讐官者於郊廟之犧公孫泣涕而辭相楊雄抗論於赤族今大晉熙隆六合寧靜蜂蠆止毒熊羆輟猛五刑勿用八紘備整主無驕肆之怒臣無鞿纓之請上下相安率禮從道朝養觸邪之獸庭有指佞之草禍釁可以忠逃寵祿可以順保且夫進無險懼而惟寂之務者率其性也兩可俱是而舍彼趣此者從其志也蓋無爲可以解天下之紛澹泊可以救國家之急當位者事有所窮陳策者言有不入翟璜不能廻西鄰之寇平勃不能正如意之

立于木卧而泰師遐四皓起而戚姬泣夫如是何舍何執何去何就謂山岑之林爲芳谷底之莽爲臭守分任性唯天所授鳥不假甲于龜魚不假足于獸何必笑孤竹之貧而羨齊景之富耻布衣以肆志寧文裘而拖黼且能約其躬則儋石之穑以豐苟肆其欲則海陵之積不足存道德者則匹夫之身可榮志大倫者則萬乘之主猶辱將研六籍以訓世守寂泊以鎮俗偶鄭老於海隅匹嚴叟於僻蜀且世以太虛爲輿玄鑪爲肆神游莫競之林心存無營之室榮利不擾其覺盼憂不干其寐捐夸者之所貪收躁務之所棄羅聖籍之荒蕪總羣言之一至全素履於邱園背纓緌而長逝請子課吾業於千載無聽吾言於今日也

皇甫士安釋勸論

設論諸篇類懷不遇之戚獨士安以不應辟召恐見逼

迫故其情危其辭婉
相國晉王辟余等三十七人及秦始登禪同命之士莫不畢至皆拜騎都尉或賜爵關內侯應秦朝請禮如侍臣唯余疾困不及國寵宗人父兄及我僚類咸以為天下大慶萬姓賴之雖未成禮不宜安寢縱其疾篤猶當致身余惟古今明王之制事無巨細斷之以情實力不堪豈慢也哉乃伏枕而嘆曰夫進者身之榮也退者命之實也設余不疾執高箕山尚當容之況余實篤故堯舜之世士或收迹林澤或過門不敢入咎繇之徒兩遂其願者遇時也故朝貴致功之臣野美全志之士彼獨何人哉今聖帝龍興配名前哲仁道不遠斯亦然乎客或以常言見逼或以逆世為慮余謂上有寬明之主必有聽意之人天網恢恢至否一也何尤於出處哉遂究賓主之論以解難者名曰釋勸

客曰蓋聞天以懸象致明地以含通吐靈故黃鐘次序律呂分形是以春華發萼夏繁其實秋風逐暑冬冰乃結人道以之應機乃發三材遞刑明若符契故士或同升于唐朝或先覺于有莘或通夢以感主或釋釣于渭濱或叩角以干齊或解褐以相秦或冒謗以安鄭或乘駟以救屯或班荆以求友或借術于黃神故能電飛景拔超次邁倫騰高聲以奮遠抗宇宙之清音由此觀之進德貴乎及時何故屈此而不伸今子以英茂之才游精於六藝之府散意於衆妙之門者有年矣旣遭皇禪之朝又投祿利之際委聖明之主偶知己之會時清道眞可以沖邁此眞吾生濯髮雲漢鴻漸之秋也韜光逐藪含章未曜龍潛九泉硜然執高棄通道之遠由守介人之局操拼乃乖於道之趣乎且吾聞招搖昏迴則天位正五教班敘則人理定今王命

切至委慮有司上招延主之累下至駭衆之疑達者貴同何必獨與羣賢可從何必守意方今同命並臻饑不待食振藻皇塗咸秩天官子獨栖遲衡門放形世表遜遁邱園不曉華好惠不加人行不合道身嬰大疢性命難保若其義和促轡大火西頹臨川恨晚將復何階夫貴陰賤璧聖所約也顛倒衣裳明所箴也子其鑒先哲之洪範副聖朝之虛心沖靈翼於雲路浴天池以濯鱗排閶闔步玉岑登紫闥侍北辰翻然景曜雜沓英塵輔唐虞之主化堯舜之人宣刑錯之政配殷周之臣銘功景鐘參敘彝倫存則鼎食亡為貴臣不亦茂哉而忽金白之煇曜忘青紫之班璘辭容服之光粲抱弊褐之終年無乃勤乎主人笑而應之曰吁若賓可謂習外觀之暐暐未覩幽人之髣髴也見俗人之不容未喻聖皇之兼愛也循方圓於規矩未知大形

之無外也故曰天元而淸地靜而寧含羅萬類旁薄羣生寄身聖世託道之靈若夫春以陽散冬以陰凝泰液含光元氣渾蒸衆品仰化誕洞殊徵故進者享天祿處者安邱陵是以寒暑相推四宿代中陰陽不治運化無窮自然分定兩克厥中二物俱靈是謂大同彼此無怨是謂至通若乃衰周之末貴詐賤誠牽于權力以利要榮故蘇子出而六主合張儀入而橫勢成廉頗存而趙重樂毅去而燕輕公叔沒而魏敗孫臏刖而齊寧蠡種親而越霸屈子疎而楚傾是以君無常籍臣無定名損義放誠一虛一盈故馮以彈劍感主女有反賜之說項奮拔山之力蒯陳鼎足之勢東郭劫於田榮顏闔恥於見逼斯皆棄禮喪貞苟榮朝夕之急者也豈道化之本與若乃聖帝之創化也參德乎二皇齊風乎虞夏欲溫溫而和暢不欲察察而明切也欲

混混若元流不欲蕩蕩而名發也欲索索而條辯不欲契
契而繩結也欲芒芒而無垠際不欲區區而分別也欲闇
然而內章不欲示白若氷雪也欲醇醇而任德不欲瑣瑣
而執法也是以見機者以動成好遯者無所迫故曰一明
一昧得道之概一弛一張合禮之方一浮一沉兼得其眞
故上有勞謙之愛下有不名之臣朝有聘賢之禮野有遯
竄之人是以支伯以幽疾距唐李老寄跡於西鄰顏氏安
陋以成名原思娛道于至貧榮期以三樂感尼父黔婁定
諡於布衾干木偃息以存魏荆萊志邁于江岑君平因蓍
以道著四皓潛德於洛濱鄭眞躬耕以致譽幼安發令乎
今人皆持難奪之節執不廻之意遭拔俗之主全彼人之
志故有獨定之計者不借謀于衆人守不動之安者不假
慮於羣賓故能棄外親之華通內道之眞去顯顯之明路

入眛眛之埃塵宛轉萬情之形表排託虛寂以寄身居無事之宅交釋利之人輕若鴻毛重若泥沈損之不得測之愈深眞吾徒之師表余廼疾而不能及者也子議吾失宿而駭衆吾亦怪子較論而不折中也夫才不周用衆所斥也寢疾彌年朝所棄也是以胥克之廢邱明列焉伯牛有疾孔子斯歎若黃帝創制於九經岐伯剖腹以蠲腸扁鵲造號而尸起文摯狥命于齊王醫和顯術于秦晉倉公發秘于漢皇華佗存精于獨識仲景垂妙於定方徒恨生不逢乎若人故乞命訴乎明王求絕編於天錄亮我躬之辛苦冀微誠之降霜故俟罪而竊處

夏侯孝若抵疑

當路子有疑夏侯湛者而謂之曰吾聞有其才而不遇者時也有其時而不遇者命也吾子童幼而岐嶷弱冠而著

德少而流聲長而乖名拔萃始立而登宰相之朝揮翼初
儀而受卿尹之舉蕩盡典籍之華談先生之言入閭闔躡丹
墀紫彤管吐洪輝于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有效矣而官
不過散郎舉不過賢良鳳棲五期龍蟠六年英耀禿落羽
儀摧殘而獨雕容藝文駘蕩儒林志不輟著述之業口不
釋雅頌之音徒費精而耗力勞神而苦心此術亦已薄矣
而終莫之辯宜吾子之陸沈也且以言乎才則吾子優矣
以言乎時則子之所與二三公者義則骨肉之固交則明
道之觀也富於德貴於官其所發明雖叩牛操築之客傭
賃抱關之隸負俗懷譏之士猶將登爲大夫顯爲卿尹於
何有覽咳唾之音受錙銖之力向若垂一鱗回一翼令吾
子攀其飛騰之勢挂其羽翼之末猶奮迅於雲霄之際騰
驤於四極之外今乃金口玉音漠然沉默使吾子棲遲窮

悲守此困極心有窮志貌有饑色杳江河之流不以濯舟船之畔惜東壁之光不以寓貧婦之目抑亦二三公之蔽賢也實吾子之拙戇也夏侯子曰噫湛也幸有過人必知之矣吾子所以褒飾之大矣斟酌之喻非小醜之所堪也然過承古人之誨抑因子大夫之忝在敝室也敢布其腹心豈能隱几以覽其槩乎客曰敢祗以聽夏侯子曰吾聞先大夫孔聖之言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四德具而名位不至者非吾任也是以君子求諸已小人求諸人僕也承門戶之業受過庭之訓是以得接冠帶之末充乎士大夫之列頗闚六經之文覽百家之學弱年而入公朝蒙蔽而當顯舉進不能拔羣出萃卻不能抗排當世志則乍顯乍昧文則乍幽乍蔚知之者則謂之欲逍遙以養生不知之者則謂之欲遑遑以求

逹此皆未是僕之所圖也僕又聞世有道則士無所執其節辯陟明則下不在量其力是以當舉而不辭入朝而酬問東野之鄙人頑直之陋生也不識當世之便不達朝廷之情不能倚靡容悅出入崎傾逐巧黠妍嘔喁辯佞隨羣班之次伏簡墨之後當此之時若失水之魚喪家之狗行不勝衣言不出口安能干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適足以露狂簡而增塵垢縱使心有至言言有偏直此委巷之誠非朝廷之欲也今天子以茂德臨天下以八方六合爲四境海內無虞萬國元靜九夷之從王化猶洪聲之收淸響黎苗之樂函夏若遊形之招惑影鄉曲之徒一介之士曾諷急就習甲子者皆奮筆揚文議制論道出草茅起林藪御青瑣入金墉者無日不有充三臺之寺盈中書之閣有司不能竟其文當年不能編其籍此執政之所厭聞也若

乃羣公百辟卿士常伯被朱佩紫耀金帶白坐而論道者又充路盈寢黃幄玉階之內飽其尺牘矣若僕之言皆糞土之說消磨灰爛垢辱招譏適可充衞士之糞盈掃除之器譬猶投盈寸之膠而欲使江海易色燒一羽之毛而欲令大鑪增勢若燎原之烟彌天之雲噓之不益其熱噏之不減其氣今子見僕入朝暫對便欲坐望高位吐言數百便謂陵嶒一世何吾子之失評也僕固脂車以須放秣馬以待却反耕於枳落歸志乎渦瀨從容乎農夫優游乎卒歲矣古者天子畫士以封羣后羣后受國以臨其邦縣大賞以樂其成列九伐以討其違興衰相形安危相傾故在位者以求賢爲務受任者以進才爲急今也則九州爲一家萬國爲百郡政有常道法有恒訓因循而禮樂自定揖讓而天下大順夫道學之貴游閭邑之搢紳皆高門之子

世臣之肩玄風長譽推成而進悠悠者皆天下之彥也諷詁訓傳詩書講論學說元虛僕皆不如也二三公之簡僕於凡庸之肆類僕於細猥之中則爲功也垂矣時而淸談則爲觀也周矣且古之君子不知士則不明不安是以居遠而思危對食而脊乾今也則否居位者以善身爲靜以寡交爲慎以弱斷爲重以怯言爲信不知士者無公誹不得士者不私愧彼在位者皆稷契咎益伊呂周召之倫叔豹仲熊之儔稽古則踰黃唐經緯則越虞夏茂昆吾之功啞桓文之勳抵掌管仲蹉跎晏嬰其遠則欲升鼎湖近則欲超太平方將保重嗇神獨善其身元白沖虛佐爾養眞雖力挾太山將不舉一羽揚波萬里將不濯一鱗咳唾成珠玉揮袂出風雲豈肯蹴躤鄙事取才進人此又吾子之失言也子獨不聞夫神人乎噏風飲露不食五穀登太淸

遊山嶽靡芝之草弄白玉不因而獨倘無假而自足不與人路同嗜欲不與世務齊榮辱故能入無窮之門享不死之年以此言之何待進賢客曰聖人有言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子值有道之世當太平之會不壞袂奮氣發謀出許使鳴鶴受和好爵見縻抑乃沈身即署約志勤卑不亦羸哉且伊尹之于成湯甯戚之匡桓公或投己鼎俎或屠身飯牛明廢興之機歌白水之流德入殷王義感齊侯故伊尹起庖廚而登阿衡甯戚出車下而階大夫外無徵介內無請謁矯身擢手徑躡名位吾子亦何不慕賢以自厲希古以慷慨乎夏侯子曰嗚呼是何言歟富與貴是人之所欲非僕之所惡也夫干將之鋏陸斷狗馬水截蛟龍而鉛刀不能入泥騏驥驊騮之乘一日而致千里而駑蹇不能邁畝百鍊之鑑別鬚眉之數而壁土不見泰山鴻鵠

一舉橫四海之區出青雲之外而尺鷃不陵桑榆此利鈍之較優劣之決也夫欲進其身者不過千乘而僕已上朝堂荅世問不過顯所知而僕已竭心思盡才學意無雅正可準論無片言可採是以頓於鄙劣而莫之能起也以此言之僕何爲其不自衒哉子不嫌僕德之不劭而疑其位之不到是猶反鏡而索照登木而下釣僕求以此爲不肖也若乃伊尹負鼎以干湯呂尚隱遊以徼文傅說操築以藉王寗戚擊角以要君此非僕所能也莊周駘蕩以放言君平賣卜以自賢接輿陽狂以蔽身梅福棄家以求仙又非僕之所安也若乃季札抗節於延陵揚雄覃思於太元伯玉和柔於卷懷柳惠三黜於士官僕雖不敏竊頗彷彿其清塵

駢體文鈔卷二十七

枚叔七發八首

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亦少間乎太子曰憊謹謝客客因稱曰今時天下安寧四宇和平太子方富於年意者久耽安樂日夜無極邪氣襲逆中若結轖紛屯澹淡噓唏煩酲惕惕怵怵臥不得瞑虛中重聽惡聞人聲精神越渫百病咸生聰明眩曜悅怒不平久執不廢大命乃傾太子豈有是乎太子曰謹謝客賴君之力時時有之然未至於是也

客曰今夫貴人之子必宮居而閨處內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無所飲食則溫淳甘膬腥醲肥厚衣裳則雜遝曼煖燂爍熱暑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挺解也況其在筋骨之間乎哉故曰縱耳目之欲恣支體之安者傷血脈之

和且夫出輿入輦命曰蹷痿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膿命曰腐腸之藥今太子膚色靡曼四支委隨筋骨挺解血脈淫濯手足惰窳越女侍前齊姬奉後往來游醼縱恣於曲房隱間之中此甘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所從來者至深遠淹滯永久而不廢雖令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尚何及哉今如太子之病者獨宜世之君子博聞強識承間語事變度易意常無離側以爲羽翼淹沈之樂浩唐之心遁佚之志其奚由至哉太子曰諾病已請事此言客曰今太子之病可無藥石針刺灸療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也不欲聞之乎太子曰僕願聞之

客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中鬱結之輪菌根扶疏以分離上有千仞之峰下臨百尺之谿湍流遡波又澹淡之

其根半死半生冬則烈風漂霰飛雪之所激也夏則雷霆霹靂之所感也朝則鸝黃鳱鴠鳴焉暮則羈雌迷鳥宿焉獨鵠晨號乎其上鵾雞哀鳴翔乎其下於是背秋涉冬使琴摯斫斬以為琴野繭之絲以為絃孤子之鉤以為隱九寡之珥以為約使師堂操暢伯子牙為之歌歌曰麥秀蔪兮雉朝飛向虛壑兮背槁槐依絕區兮臨迴溪飛鳥聞之翕翼而不能去野獸聞之垂耳而不能行蚑蟜螻蟻聞之拄喙而不能前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強起聽之乎

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犓牛之腴菜以筍蒲肥狗之和冒以山膚楚苗之食安胡之飯摶之不解一啜而散於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調和熊蹯之臑勺藥之醬薄耆之炙鮮鯉之鱠秋黃之蘇白露之茹蘭英之酒酌以滌口山梁之餐豢豹之胎小飯大

歠如湯沃雪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強起嘗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鍾代之牡齒至之車前似飛鳥後類距虛穱麥服處躁中煩外羈堅轡附易路於是伯樂相其前後王良造父為之御秦缺樓季為之右此兩人者馬佚能止之車覆能起之於是使射千鎰之重爭千里之逐此亦天下之至駿也太子能強起乘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既登景夷之臺南望荊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樂無有於是使博辯之士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事離辭連類浮游覽觀乃下置酒於虞懷之宮連廊四注臺城層構紛紜元綠輦道邪交黃池紆曲溷章白鷺孔雀鵾鵠鵷鶵鵁鶄翠鬣紫纓螭龍德牧邕邕群鳴陽魚騰躍奮翼振鱗漃漻薵蓼蔓草芳苓女桑河柳素葉紫莖苗松豫章

條上造天梧桐并閭極望成林衆芳芬鬱亂於五風從容
猗靡消息陽陰列坐縱酒蕩樂娛心景春佐酒杜連理音
滋味雜陳肴糅錯該練色娛目流聲悅耳於是乃發激楚
之結風揚鄭衛之皓樂使先施徵舒陽文段干吳娃閭娵
傅子之徒雜裾垂髾目窕心與揄流波雜杜若蒙清塵被
蘭澤嬿服而御此亦天下之靡麗皓侈廣博之樂也太子
能彊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爲太子馴騏驥之馬駕飛軨之輿乘牡駿之乘右
夏服之勁箭左烏號之彫弓游涉乎雲林周馳乎蘭澤弭
節乎江潯掩青蘋游清風陶陽氣蕩春心逐狡獸集輕禽
於是極犬馬之才困野獸之足窮相御之智巧恐虎豹慴
鷙鳥逐馬鳴鑣魚跨麋角履游麕兎蹈踐麖鹿汗流沫墜
寃伏陵窘無創而死者固足充後乘矣此校獵之至壯也

太子能彊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然陽氣見於眉宇之閒侵淫而上幾滿大宅客見太子有悅色也遂推而進之曰冥火薄天兵車雷運旌旗偃蹇羽旄肅紛馳騁角逐慕味爭先徼墨廣博觀望之有圻純粹全犧獻之公門太子曰善願復聞之客曰未既於是榛林深澤煙雲闇莫兕虎並作毅武孔猛袒裼身薄白刃磑磑矛戟交錯收獲掌功賞賜金帛掩蘋肆若爲牧人席旨酒嘉肴羞炰膾炙以御賓客涌觴並起動心驚耳誠必不悔決絕以諾貞信之色形於金石高歌陳唱萬歲無斁此真太子之所喜也能彊起而游乎太子曰僕甚願從直恐爲諸大夫累耳然而有起色矣

客曰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遊兄弟並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至則未見濤之形也徒觀水力之所到則卹

然足以駭矣觀其所駕軼者所拔擢者所揚汩者所溫汾者所滌汔者雖有心略辭給固未能縷形其所由然也怳兮惚兮聊兮慄兮混汩汩兮忽兮怳兮似兮儻兮浩瀇瀁兮慌曠曠兮秉意乎南山通望乎東海虹洞兮蒼天極慮乎崖涘流覽無窮歸神日母汩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或紛紜其流折兮忽繆往而不來臨朱汜而遠逝兮中虛煩而益怠莫離散而發曙兮內存心而自持於是澡概胸中灑練五藏澹澉手足頮濯髮齒揄棄恬怠輸寫淟濁兮決狐疑發皇耳目當是之時雖有淹病滯疾猶將伸傴起躄發瞽披聾而觀望之也況直眇小煩懣酲醲病酒之徒哉故曰發蒙解惑不足以言也太子曰善然則濤何氣哉客曰不記也然聞於師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聞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山出內雲日夜不止衍溢漂疾波

涌而濤起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其少進也浩浩溰溰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其波涌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其旁作而奔起也飄飄焉如輕車之勒兵六駕蛟龍附從太白純馳浩蜺前後絡繹顒顒卬卬椐椐彊彊莘莘將將壁壘重堅沓雜似軍行訇隱匈磕軋盤涌裔原不可當觀其兩旁則滂渤怫鬱闇漠感突上擊下律有似勇壯之卒突怒而無畏蹈壁衝津窮曲隨隈踰岸出追遇者死當者壞初發乎或圍之津涯荄軫谷分迴翔青篾銜枚檀桓弭節伍子之山通厲胥母之場淩赤岸篲扶桑橫奔似雷行誠奮厥武如震如怒沌沌渾渾狀如奔馬混混庉庉聲如雷鼓發怒庢沓清升踰跇侯波奮振合戰於藉藉之口鳥不及飛魚不及迴獸不及走紛紛翼翼波涌雲亂蕩取南山背擊北岸覆虧丘陵平夷西畔險險戲

戲崩壞陂池決勝乃罷瀄汩潺湲披揚流灑橫暴之極魚鼈失勢顛倒偃側沈沈湲湲蒲伏連延神物怪疑不可勝言直使人踣焉洄闇悽愴焉此天下怪異詭觀也太子能彊起觀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爲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略者若莊周魏牟楊朱墨翟便蜎詹何之流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孔老覽觀孟子持籌而算之萬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是太子據几而起曰渙乎若一聽聖人辯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

曹子建七啓八首

昔枚乘作七發傅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辯崔駰作七依辭各美麗余有慕之焉遂作七啓并命王粲作焉

元微子隱居大荒之庭飛遯離俗澄神定靈輕祿傲貴與

物無營耽虛好靜羨此永生獨馳思於天雲之際無物象而能傾於是鏡機子聞而將往說焉駕超野之駟乘追風之輿經迴漠出幽墟入乎泱漭之野遂届元微子之所居其居也左激水右高岑背洞溪對芳林冠皮弁被文裘出山岫之潛穴倚峻崖而嬉遊志飄飄焉嶢嶢焉似若狭六合而隘九州若將飛而未逝若舉翼而中留於是鏡機子攀葛藟而登距巖而立順風而稱曰予聞君子不遯俗而遺名智士不背世而滅勳今吾子棄道藝之華遺仁義之英耗精神乎虛廓廢人事之紀經譬若畫形於無象造響於無聲未之思乎何所規之不通也元微子俯而應之曰譆有是言乎夫太極之初渾沌未分萬物紛錯與道俱隆蓋有形必朽有跡必窮茫茫元氣誰知其終名穢我身位累我躬竊慕古人之所志仰老莊之遺風假靈龜以託喻

亭掉尾於塗中鏡機子曰夫辯言之豔能使窮澤生流枯木發榮庶感靈而激神況近在乎人情僕將爲吾子說游觀之至娛演聲色之妖靡論變化之至妙敷道德之弘麗願聞之乎元微子曰吾子整身倦世探隱拯沉不遠遐路幸見光臨將敬滌耳以聽玉音

鏡機子曰芳菰精粺霜蓄露葵元熊素膚肥豢膿肌蟬翼之割剖纖析微累如疊㲉離若散雪輕隨風飛刃不轉切山鵽斥鷃珠翠之珍搴芳苓之巢龜膾西海之飛鱗臛江東之潛鼉臇漢南之鳴鶉糅以芳酸甘和既醇元冥適鹹蓐收調辛紫蘭丹椒施和必節滋味既殊遺芳射越乃有春清縹酒康狄所營應化則變感氣而成彈徵則苦發即宮則甘生於是盛以翠樽酌以彫觴浮蟻鼎沸酷烈馨香可以和神可以娛腸此肴饌之妙也子能從我而食之乎

元微子曰予甘藜藿未暇此食也
鏡機子曰步光之劍華藻繁縟飾以文犀彫以翠綠綴以驪龍之珠錯以金山之玉陸斷犀象未足稱儁隨波截鴻水不漸刃九旒之冕散耀垂文華組之纓從風紛紜佩則結綠懸黎寶之妙微符采照爛流景揚煇黼黻之服紗縠之裳金華之舄動趾遺光繁飾參差微鮮若霜緄佩綢繆或彫或錯薰以幽若流芳肆布雍容閑步周旋馳燿南威爲之解顏西施爲之巧笑此容飾之妙也子能從我而服之乎元微子曰予好毛褐未暇此服也
鏡機子曰馳騁足用蕩思游獵可以娛情僕將爲吾子駕雲龍之飛駟飾玉輅之繁纓垂宛虹之長緌抗招搖之華旌捷忘歸之矢秉繁弱之弓忽躡景而輕騖逸奔驥而超遺風於是磎塡谷塞榛藪平夷緣山置罝彌野張罘下無

漏跡上無逸飛鳥巢獸屯然後會圍獠徒雲布武騎霧散
丹旗燿野戈殳皓盱曳文狐揜狡兎捎鵪鶉拂振鷺當軌
見藉値足遇蹊飛軒電逝獸隨輪轉翼不暇張足不及騰
動觸飛鋒擧挂輕罾搜林索險探薄窮阻騰山赴壑風厲
焱擧機不虛發中必飲羽於是人稠網密地逼勢脅哮闞
之獸張牙奮鬣志在觸突猛氣不懾乃使北宮東郭之疇
生抽豹尾分裂貙肩形不抗手骨不隱拳批熊碎掌拉虎
摧斑野無毛類林無羽羣積獸如陵飛翮成雲於是鯨鐘
鳴鼓收旌弛旆頓網縱綱罷獠迴邁駿騄齊驤揚鑾飛沫
俯倚金較仰撫翠蓋雍容暇豫娛志方外此羽獵之妙也
子能從我而觀之乎元微子曰予樂恬靜未暇此觀也
鏡機子曰閑宮顯敞雲屋皓盱崇景山之高基迎清風而
立觀形軒紫柱文榱華梁綺井含葩金墀玉箱溫房則冬

服絺綌清室則中夏含霜華閣緣雲飛陛陵虛規眺流星仰觀八隅升龍攀而不逮眇天際而高居繁巧神怪變名異形般輸無所措其斧斤離婁爲之失睛麗草交植殊品詭類綠葉朱榮熙天曜日素水盈沼叢木成林飛翮陵高鱗甲隱深於是逍遥暇豫忽若忘歸乃使任子垂釣魏氏發機芳餌沉水輕繳弋飛落翳雲之翔鳥援九淵之靈龜然後采菱花擢水蘋弄珠蜂戲鮫人諷漢廣之所詠覿游女於水濱爛神景於中沚被輕縠之纖羅遺芳烈而靖步抗皓手而清歌歌曰望雲際兮有好仇天路長兮往無由佩蘭蕙兮爲誰修燕婉絕兮我心愁此宮館之妙也子能從我而居之乎元微子曰予耽巖穴未暇此居也

鏡機子曰既遊觀中原逍遥閑宮情放志蕩淫樂未終亦將有才人妙伎遺世越俗揚北里之流聲紹陽阿之妙曲

爾乃御文軒臨洞庭琴瑟交揮左篪右笙鐘鼓俱振簫管
齊鳴然後姣人乃被文穀之華袿振輕綺之飄飆戴金搖
之熠燿揚翠羽之雙翹揮流芳燿飛文歷盤鼓煥繽紛長
裾隨風悲歌入雲蹻捷若飛蹈虛遠蹠凌躍超驤蜿蟬揮
霍翔爾鴻翥濈然鳧沒縱輕體以迅赴景追形而不逮飛
聲激塵依違厲響才捷若神形難為象於是為歡未渫白
日西頹散樂變飾微步中閨元眉弛兮鉛華落收亂髮兮
拂蘭澤形媠服兮揚幽若紅顏宜笑睇眄流光時與吾子
攜手同行踐飛除即閑房華燭爛幄幙張動朱脣發清商
揚羅袂振華裳九秋之夕為歡未央此聲色之妙也子能
從我而游之乎元微子曰予願清虛未暇此游也
鏡機子曰予聞君子樂奮節以顯義烈士甘危軀以成仁
是以雄俊之徒交黨結倫重氣輕命感分遺身故田光伏

敘於北燕公叔舉命於西秦果毅輕斷虎步谷風威慴萬乘華夏稱雄辭未及終而元微子曰善鏡機子曰此乃游俠之徒耳未足稱妙也若夫田文無忌之疇乃上古之俊公子也皆飛仁揚義騰躍道藝游心無方抗志雲際凌轢諸侯驅馳當世揮袂則九野生風慷慨則氣成虹蜺吾子若當此之時能從我而友之乎元微子曰予亮願焉然方於大道有累如何

鏡機子曰世有聖宰翼帝霸世同量乾坤等曜日月元化參神與靈合契惠澤播於黎苗威靈振乎無外超隆平於殷周躡羲皇而齊泰顯朝惟清王道遐均民望如草我澤如春河濱無洗耳之士喬岳無巢居之民是以俊乂來仕觀國之光舉不遺才進各異方讚典禮於辟雍講文德於明堂正流俗之華說綜孔氏之舊章散樂移風國富民康

神應休臻屢獲嘉祥故甘露紛而晨降景星霄而舒光觀游龍於神淵聆鳴鳳於高岡此霸道之至隆而雍熙之盛際然主上猶以沉思之未廣懼聲教之未厲采英奇於仄陋宣皇明於巖穴此寄子商歌之秋而呂望所以投綸而逝也吾子爲太和之民不欲仕陶唐之世乎於是元微子攘袂而興曰韙哉言乎近者吾子所述華淫欲以厲我祇攪予心至聞天下穆清明君莅國覽盈虛之正義知頑素之迷惑令予廓爾身輕若飛願反初服從子而歸

張景陽七命八首

沖漠公子含華隱曜嘉遯龍盤翫世高蹈遊心於浩然玩志乎衆妙絕景乎大荒之遐阻吞響乎幽山之窮奥於是徇華大夫聞而造焉乃救雲軨驂飛黃越奔沙輾流霜凌扶搖之風躡堅冰之津旌拂霄堮軌出蒼垠天清泠而無

葭野曠朗而無塵臨重岫而攬轡顧石室而迴輪遂適沖漠之所居其居也峥嶸幽藹蕭瑟虛元溟海渾濩涌其後嶰谷嶆嶆張其前尋竹竦莖蔭其壑百籟羣鳴蘢其山衝飈發而迴日飛礫起而麗天於是登絕巘遡長風陳辯惑之辭命公子於巖中曰蓋聞聖人不卷道而背時智士不遺身而匿迹生必耀華名於玉牒歿則勒洪伐於金冊今公子遯世陸沉避地獨竄有生之歡滅資父之義廢愁洽百年苦溢千歲何異促鱗之游汀濘短羽之棲翳薈今將榮子以天人之大寶悅子以縱性之至娛窮地而遊中天而居傾四海之歡殫九州之腴鑽屈轂之瓠解疏屬之拘子欲之乎公子曰大夫不遺來萃荒外雖在不敏敬聽嘉話

大夫曰寒山之桐出自太冥含黃鐘以吐幹據蒼岑而孤

生既乃瑣嶬嶒峻金岸崥崎左當風谷右臨雲谿上無陵
虛之巢下無跖實之蹊搖刖峻挺茗邈苕嶢睎三春之澁
露迴九秋之鳴颷零雪寫其根霏霜封其條木既繁而後
綠草未素而先凋於是搆雲梯陟峥嶸翦𦐇賓之陽柯剖
大呂之陰莖營匠斲其樸伶倫均其聲器舉樂奏促調高
張音朗號鐘韻清䌫梁追逸響於入風采奇律於歸昌啟
中黃之少宮發蓐收之變商若乃龍火西頽暄氣初收飛
霜迎節高風送秋羈旅懷土之徒流宕百罹之疇撫促柱
則酸鼻揮危絃則涕流若乃追清哇赴嚴節奏淥水吐白
雪激楚迴流風結悲莫哀之朝落悼望舒之夕缺熒發為
之擗摽孀老為之鳴咽王子拂纓而傾耳六馬嘘天而仰
秣此蓋音曲之至妙子豈能從我而聽之乎公子曰予病
未能也

大夫曰蘭宮祕宇彫堂綺櫳雲屏爛汗瓊壁青蔥應門八襲旋臺九重表以百常之闕圜以萬雉之墉爾乃嶢榭迎風秀出中天翠觀岑青雕閣霞連長翼臨雲飛陛陵山望玉繩而結極承倒景而開軒赬素炳煥粉拱嵯峨陰虯負檐陽馬承阿錯以瑤英鏤以金華方疏含秀圓井吐葩重岌疊起交綺對幌幽堂晝密明室夜朗焦螟飛而生風尺蠖動而生響若乃目厭常玩體倦帷幄攜公子而雙游時娛觀於林麓登翠阜臨丹谷雜草錦繁飛采星爛陽葉春青陰條秋綠華實代新承意恣歡仰折神苗俯采朝蘭遊惠風於蘅薄眷椒塗於瑤壇爾乃浮三翼戲中沚潛鰓駭驚翰起沉絲結飛矰理挂歸鄮於赤霄之表出華鱗於紫淵之裏然後縱棹隨風弭楫乘波吹孤竹撫雲和淵客唱淮南之曲榜人奏采菱之歌歌曰乘鳧舟兮爲水嬉臨芳

州兮拔雲芝之藥以忘戚游以卒時窮夜爲日畢歲爲期此蓋燕居之浩麗子豈能從我而處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若乃白商素節月既授衣天凝地閉風厲霜飛柔條夕勁密葉晨稀將因氣以效殺臨金郊而講師爾乃列輕武整戎剛建雲髦啓雄芒駕紅陽之飛驚驂唐公之驌驦屯羽隊於外林縱輕翼於中荒爾乃布飛羅張修罠陵黃岑挂青巒盡長壑以爲限帶流谿以爲關既乃內無疏蹊外無漏跡卬鋌數校舉麾旌獲數金機馳鳴鏑翦剛豪落勁翮車騎競騖駢武齊轍翕忽揮霍雲迴風烈聲動響駭形移景發舉戈林竦揮鋒電滅仰傾雲巢俯殫地穴乃有圓文之豣斑題之貔鼓鬣風生怒目電瞛口歕霜刃足撥飛鋒覘林蹶石扣跋幽叢於是飛黃奮銳賁石逞技蹙

封豨儐馮豕拉虤虥挫獅鴈句爪摧鋸牙捭攔漫狼藉傾榛倒壑殞齒挂山僵踣掩澤藪爲毛林隰爲丹薄於是徹圍頓綱卷旆收鸞虞人數獸林衡計鮮論最犒勤息馬韜弦肴駟連鑣酒駕方軒千鍾電釂萬燧星繁陵阜霑流膏谿谷厭芳烟歡極樂殫迴節而旋此亦畋遊之壯觀子豈能從我而爲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楚之陽劍歐冶所營邪谿之鋌赤山之精銷踰羊頭鏷越鍛成乃鍊乃鑠萬辟千灌豐隆奮椎飛廉扇炭神器化成陽文陰縵流綺星連浮彩豔發光如散電質如燿雪霜鍔水凝冰刃露潔形冠豪曹名珍巨闕指鄭則三軍白首麾晉則千里流血豈徒水截蛟鴻陸灑奔駟斷浮翮以爲工絕重甲而稱利云爾而已哉若其靈寶則舒辟無方爲鋒與模形震薛燭光駭風胡價兼三鄉聲貴二都或

馳名傾泰或夜飛去吳是以功冠萬載威曜無窮揮之者無前擁之者身雄可以從服九國横制八戎爪牙景附函夏承風此蓋希世之神兵子豈能從我而服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天驥之駿逸態超越稟氣靈淵受精皎月眸瞯黑照元采紺發沫如揮紅汗如振血秦青不能識其衆尺方堙不能覩其若滅爾乃巾雲軒踐朝霧赴春衢整秋御蚪踊螭騰麟超龍翥翯望山巔奔視林藪赴氣盛怒發星飛電駭志陵九州勢越四海影不及形塵不暇起浮箭未移再踐千里爾乃踰天垠越地隔過汗漫之所不游躡章亥之所未迹陽烏爲之頓羽夸父爲之投策斯蓋天下之雋乘子豈能從我而御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大梁之黍瓊山之禾唐稷播其根農帝嘗其華爾

乃六禽殊珍四膳異肴窮海之錯極陸之毛伊公爨鼎庖子揮刀味重九沸和兼勺藥晨鳧露鵠霜鵽黃雀圜案星亂方丈華錯封熊之蹯翰音之跖鷰髀猩脣髦殘象白靈淵之龜萊黃之鮐丹穴之鷚元豹之胎燀以秋橙酤以春梅接以商王之箸承以帝辛之杯范公之鱗出自九溪赪尾丹鰓紫翼青鬐爾乃命支離飛霜鍔紅肌綺散素膚雪落婁子之豪不能厠其細秋蟬之翼不足擬其薄繁肴既闋亦有寒羞商山之果漢皋之榛析龍眼之房剖椰子之殼芳旨萬選承意代奏乃有荊南烏程豫北竹葉浮蟻星沸飛華萍接元石嘗其味儀氏進其法傾罍一朝可以流湎千日單醪投川可使三軍告捷斯神人之所歆羨觀聽之所煒曄也子豈能彊起而御之乎公子曰耽口爽之饌甘腊毒之味服腐腸之藥御亡國之器雖子大夫之所榮

故亦吾人之所畏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盍有晉之融皇風也金華啓徵大人有作繼明代
照配天光宅其基德也隆於姬公之處岐其垂仁也富乎
有殷之在亳南箕之風不能暢其化離畢之雲無以豐其
澤皇道煥炳帝載緝熙導氣以樂宣德以詩教清於雲官
之世治穆乎鳥紀之時王猷四塞函夏謐寧丹冥投烽青
徼釋警却馬於糞車之轅銘德於昆吾之鼎罷朝反素時
文載郁耕父推畔魚豎讓陸樵夫耻危冠之飾輿臺笑短
後之服六合時邕巍巍蕩蕩元齡巷歌黃髮擊壤解羲皇
之繩錯陶唐之象若乃華裔之夷流荒之貊語不傳於輶
軒地不被乎正朔莫不駿奔稽顙委質重譯于時昆蚑感
惠無思不擾死戲九尾之禽囿棲三足之烏鳴鳳在林夥
於黃帝之園有龍游淵盈於孔甲之沼萬物烟熅天地交

泰義懷靡內化感無外林無被褐山無韋帶皆象出於百工兆發乎靈蔡搢紳濟濟軒冕藹藹功與造化爭流德與二儀比大言未終公子蹶然而興曰鄙夫固陋守此狂狷盖理有毀之而爭寶之訟解言有怒之而齊王之疾痊向子誘我以聾耳之樂棲我以蔀家之屋田游馳蕩利及駿足既老氏之攸戒非吾人之所欲故靡得而應子至聞皇風載韙時聖道淳樸賨為秋擣藻為春下有可封之民上有大哉之君余雖不敏請尋後塵

何仲言七召

假是先生負茲勁挺狀羣飛之喪侶似獨行之迷逕神忽忽而若忘意衝衝而不定鑿丹楹其無主閑鐘鼓以失聽至乃冬霰積庭空靡人聲春花滿野地無行者園堵常閉曲突無烟同生芻之暫有共死灰之暟然篤論公子聞而

崛起雖道術之可忘亦切磋之所恥命徒御以絡繹將有
事於巖中車煜爚而流水焉泮渙以追風乃踰汗漫入蒙
蘢至深潭之澳溟有同宅之穹崇居隱磷而出沒望嵚岑
而下上竹距石以斜通水韻松以含響地不寒而蕭瑟日
無雲而曨朗于是整容投刺屣履排門揚眉就席舉袂而
言曰若五秀稟其生靈六情通其愛惡憎共集於鄙老嗜
同歸於美樂今足下羣鳥獸以爲娛處貧賤而不作欲擯
實於孤介乃貽譏乎隕穫至乃喀喀死于道遑瞀瞀塡于
溝壑削松筆以畫虎鼓鉛刀而刻鵠身既勞而不見事何
感而莫懲欲模名于帶索豈知命于泥繩何異走長衢以
避影煎流水以求冰今欲道足下以衛生之秘術怡神之
妙道譬愈疫于寒植同啓尸于仙草寧願聞乎先生曰有
爲之生已逼無益之慮常勞若見明于礙滯幸求救于肓

寓

公子曰千門始構百常洞啟激洛開渠疏山抗陛延袤水陸曠望東西下臨江海上屬雲霓百丈杳冥以飛跨九層鬱律以階梯步三休而更迴塗中宿而方迷雕牆屈曲以交牙綱戶周流以重積既陰岑而影響亦叫嘯而廻易沙板金鋪紫柱玉鳥煒熀爚𪹱硱磳搏敞圖雲霧之蔽虧狀神仙之來往璧璫自耀珠綴恒響蜉蝣動而晝暄熠燿飛而夜明既臨下以寥沉亦憑高而決滞闇疾雷於階陛弄彝星於惟幌亘以曲堂周以洞房北負連閣南注長廊綺疏交映鏤檻相望燕飛蓮井日照杏梁陽烏翥其將動雲鳳矯而欲翔若乃後沼開源延石崇壤擬崑閬之巒嶙比滄溟之濆瀁其中則有桂宮栢寢吳臺柘館複道聯亙而連雲阿閣穹隆而仰漢望虬欄之映水見丹鶴之出岸豔

草奇色嘉樹珍名長生靈壽男華女貞河柳垂葉山榴發英翫奇花之春滿摘甘實于夏成此實宮苑之壯麗豈能從我而爲榮先生曰多言反道辯口傷實懼貽弊於詐家且自安乎容膝

公子曰銅瓶玉井金釜桂薪六穀九鼎百果千珍熊蹯虎掌雞跖猩脣鰭魚雨味元犀五肉拾卵鳳巢剖胎豹腹三臡甘口七菹愜目蒸餅十字湯官五熟海椒魯豉河鹽蜀薑剤水火而調和糅蘇薮以芬芳崖脯追復而不盡濆魚稍割其無傷黿羹流歠蚳醬先嘗鰌濕澗之美蚶切丙穴之嘉魴落俎霞散逐及飛揚輕同曳繭白似飛霜蔗有盈丈之名桃表兼金之實杏積魏國之貢菱爲鉅野所出衡曲黃梨汶垂蒼栗隴西白柰湘南朱橘荔枝沙棠蒲萄石蜜瓜稱素腕之美棗有細腰之質並抗吻以除煩亦咀牙

而消疾於是三雅陳席百味開印玉機星稀蘭英縹潤旣爽志於坎壈亦忘懷於鄙悋此蓋滋旨之極珍豈能從子而共進先生曰不貴榆食寧甘醇酒旣深悟於腐腸豈自迷於爽口

公子曰秦氏獨立燕妹絕世如短如長不穠不細信耳目之妖冶乃古今之佳麗妍姿豔逸淑性閑華效施顰於宋里經墮馬於梁家折纖腰以微步呈皓腕乎輕紗臨池正領拂鏡看花觀堵牆以駢沓傾城國以諠譁罷欲歸而抽軫悲將返而迴車至乃鄭衛繁聲抑揚絕調足使風雲變動性靈感召擊哀響則春臺之人悵焉而雪泣起歡情則崩城之婦嫣然而微笑嶰谷調鳳之竹龍門獨鵠之柯絲珠絳樹宋于韓娥青春婉娩上客纏綿閑洞房以命賞召才人而合宴舉輕幔以徐來嚮珠簾而可見牀披珍象簟

展羅薦聽促柱之方調聞簧聲之始轉步想象以蹈足既
跗連而拂面托斜視於遺簪寄含情而舉扇俄而夕鳥東
返落日西懸綺霞映水蛾月生天解鴛鴦之繡被拂琵琶
之長瓔燭弱帷而動爛薰蕙帳而微烟願橫施以自昵脫
斜領於君前此乃聲色之妖蕩將不從我而留連先生曰
淫聲非箴論之旨麗色本余情所棄伐國不問仁人此言
從何而至

公子曰歲晚農休時閑務隙山火已燎野霜初白聊效殺
於秋冬乃從禽於草澤蜀地五丁齊國二子氣動山漂汗
揮雨起渥注流赬藺池照血躡飛影於未形赴犇星於欲
滅革車隱隱轂騎闐闐鼓譟諠而振地烝徒駭而聒天割
玉之刀飲石之箭置羅布其一目呂網周其三面犬號驤
螭鷹名犇電暫離已合忽隱仍見赴迴超危衝林跋援草

隨足起山從限轉跨揭岡澗電舉陵阪鳥不及飛獸不遑
伏既前蹦而後掎亦左排而右蹴蹠貫骸而自救騰虛亂
而相撲禍濺血之丹地見飛毛之唁目傍窮刼剖勢極援
求支皮坐裂臏尾生拙手羈鐵項足批銅頭象折牙而陵
邃貊拉齒而夷猶擒高樓之度索走大樹之神牛雁閭弦
而跕隨猨拖木而啾啁笑楚王之雲夢恥漢帝之中流此
武才之矯猛豈能從我而畋遊先生曰馳騁傷仁好殺非
勇幸廣內之豐樂何禽荒之足重
公子曰踆烏始照宮槐遶而欲俗顧兎纔淵庭英紛而就
落暉光影於飛浮比生靈於栖託攝攝摩肩櫛櫛方儔立
休道於毀譽獨殷勤於用舍嗟向有而今無歎後榮而前
謝清歌雅舞暫同於夢寐廣廈高堂俄成於幻化若夫洗
精服食慕道仙遊尋玉塵於萬里守金竈於千年三尸可

度九轉難傳飛騰水陸咀嚼靈元若乃壁上真辭枕中秘要彈壓神鬼吐納靈妙既變醜以成妍亦反老而爲少虬駕天矯而出沒霓裳颯沓而容與接鵠馭於後乘迫鳳簫於前侶雨散漫以霑服雲霏微而襲宇瞰芝闕以窮延見玉臺之相拒蓋排烟而漸滅旌拖風而未舉值解佩於江濱逢弄珠於漢渚溥遊元圃弭節太華列神童於羽帳侍玉女於僊車凋採兮危實苑拔兮迴花聽弱水之晨湄望崑山之夕霞窮北辰而比壽指中嶽以爲家此神僊之恍惚豈從我而觸邪先生曰捕影之言莫測繫風之論難盡未嘗留意於死生豈稍論於椿菌

公子曰洙泗遺文鄒魯餘烈其道未遠其風不絕方領圓冠金口木舌談章句之遠旨搆紛綸之雅說陳五禮明六詩貫穿微妙辨析毫釐既待問以重席亦覃思而下幃醞

藉愷悌和樂緝熙生徒肅肅賓友師師竝接衽以聞道俱援手而受辭心絕內戰事無外慾橫經者比肩擁篲者繼足醜申韓之法令陋桓文之風俗六郡湊其衣冠五陵翁其軌躅信斯文其若水實斯人之如玉若夫珠璣産於蚌蛤珪璧出於山淵未有玉不瑩而爲寶人無學而稱賢蓋持身之管籥進德之舟船譽似鐘而待叩明似鏡而常懸此見重於經術寧降志於吾賢先生曰誠此言之甚美比斯道之爲曠耻見嘲於腐儒豈求珍於席上

公子曰我大梁之啓基方邃古而無匹先天定始比殷周而餘裕揖讓受終考唐虞而不失道德有序憲章咸秩六府孔修百司盡畢搜求儒雅捃拾遺逸旰食思治雖聞之於昔談昧旦臨朝乃見之乎茲日蕩蕩蕭風泱泱大典道含宏而廣被澤汪濊而傍闡採輿人之片言納匹夫之小

善事在微而畢照物無憂而不顯若夫不車布德伐罪弔
民風無偃稼雨不破塊覩勝殘於朞月見成俗於浹辰含
羣生兮如海養萬類其猶春鄉無豕食之隸野靡狼顧之
民樵者目金而知恥耕夫讓畔以成仁何大庭之足競豈
栗陸之能鄰璧水道庠序之風石渠啓珪璋之盛奇士輻
輳而騁足異人間出而效命大小之獄無冤民翾飛之動
無夭性故能睦之以九世齊之以七政坦坦愜愜巍巍赫
赫政德洽於霜風教義窮於足迹望雲氣而欵關候海水
而重譯所謂府不輟貢史無虛帛天瑞磊砢而相尋地符
氛氳而不少收六穗於征賦歡九莖於池沼三足應感而
來儀一角知時而自擾映景星於初月聆鳳音於將曉若
乃亭毒不疵合天地而並施陶鈞日月與造化而齊功故
非言辭之可具盡筆札之所能窮懷真獨往之夫犇走而

從事滅迹藏名之士顛倒而向風二漢有同於兒戲魏晉
無礙於胸中言求畢先生攝衣而起曰子前所說似玉巵
之無當徒費辭而難領譬由背日而視秋毫却行而求鄢
郢一聞皇王之盛則豁然神悟而理據志無時而可卷邪
有道而宜舒敢以殘智請從後車

梁簡文帝七勵

藏名外臣體道好異遁跡埋影剗心人事任性于蓼水之
側放心于自得之場情苞六合德貫九方巖棲谷餘絕際
濠梁於是寂鏡公子聞而往說乃飛車翠蓋翔鴛絳螭丹
旌風轉碧幔雲移映玉軑之綺靡照銀車之陸離經九嶠
之夐阻歷五曲之巇危路入閶風道經通谷橋塗洪潸路
林蕭蕭石磴穹窿松關重複牟盼望斷遂路迂餘攀林税
駕乃遇藏名之所居其居則蘚苔沒砌幄葉斜林千峰沓

頂萬仞懸深南危碧流北障芳林左縈垂陸右背高岑歷
霞單日石澗籠陰聲諧百籟響弄千禽寂鏡公子曰蓋聞
智者不懷道沒志遺俗埋名迷邦碎寶却粒辭榮今欲說
子以默語之迹寡欲聞乎藏名曰僕雖幽栖遠紆名德寡
志潔己以受至言
公子曰夫怡情託體實寄閑宮跨危樓于插漢挂日景於
迎風玩靈華於仙掌度窈窕于飛虹金枝照曜玉璧玲瓏
文窗洞右飛閣陵東桂柱通光雄梁亘日璧鏡鈕懸抽荷
并出中宿綿延長廊周窗青錢碧影金墀玉律冬闔溫煦
夏室含霜圖以珍怪畫以禎祥瓊芽秋蘤綠蕙春香植宜
男於粉閣樹君子于椒房迴風烟于璇題垂珠璣于玉箱
文魚水宿錦鳥雲翔乃登陟游眺望遠通疏擢素藕于石
鏡搴蔓草于康衢若荆山之琢玉似隨水之弄珠若斯宮

之閑麗子能與我而共居外臣曰僕游心蓬葦未暇斯處
公子曰夫靚妝嚴服託體必嘉五綵擅美獨璽稱華組帷
粲縩縰服合葩丹墀聚葉縷檻飛花至如稷下縫掖泗上
章甫雉緝霜鮮秦絲園縷鳳邑龍分鴛文鴇聚瑚紛瑤席
綺飾瓊珮齊都滑石南海瑇瑁散似綴珠離如花纘蜘蛛
弄巧越女調極夏則桃笙竹席冬則青莞金鬚溫麗瓊臺
密華承寢當戶之縠大文之錦華蒲蒻之綺衾麗芬若之
丹枕金蘇翠帷玉案象牀子能從我樂此芬芳外臣曰帶
索披裘自得山性雕章麗服未敢依同
公子曰五餁調神三芝輔性用康仁壽以宏貞正乃使有
伊之徒調嘗鼎味九州珍雜八方豐貴名兼天地之聲殽
竭山海之味蟬鳴秋稻鷰頷玉精離紅之膾芍藥之羹蒙
山擅垂灌水傳聲桂蠹石瓊龍胎鳳脯四膳八珍五肉七

菜槩似穀雜切均鮮繪色若紫蘭紛如紅綷若乃越蒳櫱
賓楚醴方添陳晨鳧之美味鷹雋鸐之肥甜洗以三危之
露水調以大夏之香鹽霜菰沸烈露葵繁舒芳菰之菜白
霜之茄澄瓊漿之素色雜金衍之甘蔗素醥浮氣酃醪凝
清獻三爵之踰雅等千日之芳釀酌玉斗之英麗照銀杯
之輕蟻此亦天下之美味子能從我而享之乎外臣曰黎
藿可膳薇蕨堪飡五味口爽寧假玉盤
公子曰若夫鈞臺之樂葛天之歌飛七盤之妙節動六變
之清和綠綺麗琴丹山寶瑟纔器錘雕孤枝伶律奏白雪
之㨗綫陳亭觴之吳疾躍鳥追飛潛魚伴出將使漸離擊
筑雍門鼓琴鳴繞梁之妙響發愁眉之清音至如五陵金
穴六郡豪家表流歌于東夏出秘舞于京華金鈿設翠步
搖藏花逸同暮雨過似朝霞髮鬢如點纖腰成削玉齒[illegible]

容紅妝綺約疾趨巧步霧袖芬披舒蛾眉之窈窕委弱骨之逶迤載金翠之婉娩珥瑤瑙之陸離芬芳于梧春之苑灼爍于長洲之中于時斜光西委薄霧舒紅倚珠照影羅衣從風觀者方堤覩者盈淇令二鸞之綴翼使八鶴之增悲明君爲之歛泣西施爲之解眉于是蘭閨寂晚曲韻相和對輕風之落景望明月以淸歌歌曰酣醑半兮樂旣陳長歌促節綺羅人拂鏡弄影情未極廻簪轉笑思自親此亦聲音之盡妙子能從我而聽之乎外臣曰淫聲亂耳未足入聽方追山壑永弄淸泉

公子曰夫心游百氏理奧六經樞機性道陰陽窅冥昭玉牒于年史覽石記而照情若夫鄒衍上客揚馬俊人揮金入趙易服歸秦賣舌彈鋏買義追仁商榷萬古弋釣陶甄池中水黑席上稱珍判二氣之氛氳辨六爻之終始烏變

龍工鳳書雲紀辭宏入索辨崇三耳至如范睢折脇孫謨
拉齒禮竭忠心報深國士碎玉爭城藏圖解劍見碣石之
金堤望楚都之揚壍美陳平之反間擬子房之智謀想秦
君之傳器仁漢后之解裘此亦天下之與籍得性之林圃
子能同覽悅目以齊此心外臣于是色動淸顏頓解高意
曰僕雖野陋頗悅帶經但負薪多疾未甘斯說
公子曰夫氛氲構象純雜不同共工折柱雖播英風自古
而然會何足道但吹沙役冦抑自幾年吐霧藏妖聞之堯
日至于今者昌運天啓握歷寶年風猷駕層漢道德漏重
泉至如元跡外境紫舌頑人悖而無禮不沐皇仁于是騰
三泉之畜漫戴五旗之飄揚引玉車於西隴鳴金鼓于北
邙拭龍泉之雄劍瑩魏國之寶刀銛踰巨闕利擬豪曹至
如牽鉤壯氣斗膽豪心祿賤白玉帶珮黃金酬恩報死剋

遠長岑驟裹白燕耀躍青離五玉察善十相無遺速腰錦帶半足塵飛標威于雁門之境振旅于龍突之鄉若乃驚沙絕岸若霧綿長秋河曉碧落蕙山黃紅顏改素元鬢斑霜征夫抵掌而飲髀壯士憤氣而沸腸迴雲鳥之密陣背却月而相望旗纏轉而漂杵鋒未至而驂傷前鋒紛其易幟後騎決其沙囊何湯雪之能比豈拾塵之可方于是呼韓頓額龜茲銜璧單牵既俎熊山已積九載同文八極齊軌帝曰念功班茅賜履青紫如拾賞歸詔美此天下之壯績子能從我而效之乎外臣曰葛伯不祀雖聞湯誥野叟力弱未敢振衣

公子曰堯舜垂拱煥彼前聞今惟聖曆萬代一君璧儀照氣玉井珠分德合天地道方華勳滄海碧徹黃河黛文受人有德澤等春雲宣尼茂典周姬禮容黃裳進士清襟俊

童邦知改俗國化移風賣藥無藏名之老河濱無洗耳之
翁德星夜映慶雲晝色異草雙條靈禽比翼狐尾旣九茅
脊復三金船漾寶銀甕呈甘康歌壤笑悅禮樞談隆周謝
德盛漢知慚慈照無礙化洽靈覺散濟宏淳拯澆敦朴國
被仁壽家欣教學三明鑒道六度宏風出塵照苦入冥觀
空善識無盡因性必通天不愛寶地不隱瑞百神受職三
苗奉義石策紫泥緘金玉刺或託諷梁甫權臥德而龍盤
或織箔渭濱恥藏名而鳳跂于是露點飴蜜溜泓澄于玉
掌雲垂五采覆旖旋于仙樓漾醴泉于浪井拂垂楊于御
溝或聯七葉一姓五侯外臣于是觀色內動神貌外移忽
正山巾而言曰蓋聞幽居獨善見譏往聖儻不遺嗤叟亦
願順來命

駢體類鈔卷二十八終